



創意獎 吳正夫 老宅



我曾默默哭過數回。

他們在我體內成長，從號陶大哭的嬰孩，變成夜宿不歸，跟父母大吵大鬧的青年。

他們也在我體內衰老，時間、疾病、災難來襲，一個接一個嚥下最後口氣，再沒回來過。

我，是他們無言的母親，豔陽高照時，我為他們遮蔭；狂風暴雨時，我提供溫暖的避難室。

他們習慣我的存在，習慣見我立足於此，守候著。

最終他們總得離開。或許是舉家遷移、或許是跟上死神腳步。

他們的私人記憶，不經意地遺留在我身上的某個角落。

只要仔細檢視，便會看見孩子們量身高的鉛筆痕跡、便會看到床畔邊，偷偷書寫著對某個男孩或女孩的戀語。

如今，我又再次面對離別的哀傷，他們，也要走了。

父親打包著行李；母親在飯桌上跟孩子訴說未來展望。

他們，是我的家人。

母親分娩時的陣痛喊聲、初生嬰孩的哇哇哭泣；父親對孩子踏出第一步的驚嘆聲、孩子牙牙學語喊出媽咪的輕音；母親俯著牆壁數著數字，孩子和父親躲藏在衣櫃內、床底下的小聲竊笑.....

不同的聲響，帶給我無限地驚喜與喜悅。

他們離開後，我的體內將再次空洞，僅剩風吹過穿堂的蕭瑟，等待再次填充。

我想抗議，卻無人聽聞。

我憤怒、不安、焦慮；我不想失去他們，不想再次孤寂。

我從牆邊角落燃起妒火，將孩子緊緊抱在胸懷，我閉上眼、關上心房，讓他無路可逃。

我聽見父母親淒厲地哭喊聲，敲打著我的眼、我的心，卻不為所動。

只要一下就好了，只要再一下就好了。我們將能永久在一起，超脫時間的限制、超脫記憶的束縛，我們將成為一體。

不管屋子日後如何重建，你都將與我同在，永遠共存。

或許有人會在夜半時分，聽見你無助地哭聲；或看見無名大火四起，卻又無端熄滅；別怕，別怕，那只是你我殘存的記憶，重複播放。

無數外來者用斧頭敲擊、砍傷我的身軀。

他們強行闖入我的體內，將你從我懷中帶走，留下我炙熱地悲鳴。

我發出怒吼，他是屬於我的！他是屬於我的！我不要只是過客記憶的一部份，我要至少一次確實地擁有。

你們，難道不懂我深刻的愛嗎？

眼見你被帶離我的身軀，我用盡全身力氣，吐出最後一條火舌，緊抓住你的腳踝，我要你陪著我，這個在我體內出生的孩子。

我以為，你會感激我，以為你會願意跟我相守。以為，你「也」是愛我的。

然後，我看到你眼神中的驚恐。這驚懼的眼神，竟比瘋狂火勢更加灼熱。

彷彿控訴著我的背叛，彷彿在質問我：你，不是愛我的嗎？

啊，我以為我懂得愛。

孩子存活了下來，一家人搬到遙遠、遙遠的鄉鎮，再不肯面對我賦予他們的恐怖回憶。

不過，孩子的手臂、腳踝、背部，都將留有我的愛情痕跡。

我的愛，將永遠刻印在他的身上，一輩子，忘不了。